

孫中山革命
演義

于右任



孫中山演義

蛟川

莊病骸著述

萍水

文公直標點

譙北

楊塵因參訂

古董

姜俠魂採徵

第六十一回

老當益壯石屏請纓

誤壁爲砒聲洞殞命

三月二十五日克強趁晚班輪船赴省，主持一切，以免省中各機關羣龍無首。伯先因省城認識的人太多，便緩行一步。省中何克夫使區阿東到香港陸續率南洋來的同志秘密絡繹赴省。原來革命軍擬定以精神爲作戰品，利用敵械。原定購槍六百枝。後來逸仙電囑西貢東京各部共購槍七百八十九枝；又在香港購三十餘枝——共用去五萬一千餘元；又主任人員自購槍枝費七千餘元；新軍子彈補充費一千元；購炸藥費二千五百元；連運送費，秘密保存費，打刀費——總費去六萬五千九百餘元。

讀者記得香港統籌部成立時，曾在擺花街設一實行部麼？這實行部由李應生、李沛泉、莊六及女同志李晚媛、卓國興、黃悲漢、莊漢翹、徐宗漢等專以製造炸彈應暗殺起事等用爲職務。待我

把運械製彈的情形誦述一遍。

實行部于發難期前移至廣州省城甘家巷。派李應生製造炸彈，羅鐸鑄造彈殼。恰值喻雲紀和方聲洞到來，便到實行部幫助辦事。方聲洞本是留日學醫的，便在省城假作行醫，并開設藥房，以便掩人耳目採購藥料。聲洞又向他的親戚魏翰去借小汽船運藥品，魏翰不允，乃依同志黃鶴鳴、杜鳳書的計畫把槍械拆卸，和子彈炸藥等部裝成顏料罐頭，夾雜些真的顏料報關裝運。居然沒被察覺。便陸續由港運至溪峽，再轉運至省，造成炸彈。三月初十日，同志吳鏡偕伴五人帶炸彈由香港乘河南輪船到廣州，在碼頭上被關查出捕去。（光復時方釋出）後便全恃在廣州製造。初定製造煙彈及爆發彈五百顆，後來因為發難期近，只製成三百顆，便令劉濟川等押運往小東營等地儲藏備用。同時克強令東莞同志在鄉下打鋼刀三百把，派黃毅運到省城。

至於槍械一項，黎仲實由日本購運；黃煥、何紹俠由安南購運；胡毅由暹羅購運；李紀堂、陳子嶽由香港購運。都是勃朗寧，自來得，等手槍及五嚮快槍。除在香港購買的以外，其餘各處運輸都非常困難。由安南來的便雇請法國人護送出口和入港；由暹羅來的，放在輪船買辦房裏，都未誤事。由日本運的，第一次有七嚮無煙槍七十五枝，金山大六嚮四十枝，子彈四千顆；這是最多而且

最早的一批。因為香港是無稅口岸，便裝成行李模樣由輪船裝運，并派學界同志周來蘇押送。一日洪承點忽然見上海金山船到，旅客行李被檢查，連忙報告克強。克強聽得，急電日本囑來人注意。日本方面吳玉章正在發付這批軍械，便告訴周來蘇要他改乘頭等艙，免受檢查。來蘇以為是要他保護自己。船過門司時，便將所帶械彈，盡數拋向海中。及至到得香港，全船并來檢查，而槍械則已盡棄。這事于革命的進行影響很大。克強等雖然懊惱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好再行購運。發難期近，便設法得香港存械轉運往廣州。先由胡毅在香港鵝頸橋設一個頭髮公司，廣州設兩個公司，再派馬祺、劉岐山、劉濟川、陳鏡波等將械彈裝成頭髮貨包模樣，由香港押運至廣州。西貢方面運來的槍枝，便由女同志夾帶在粧臺鐵床等物件之中，運到南海縣屬之九江地方假設的醫院之內，再由醫院運至廣州。還有同志楊光漢個人自任運械，初次裝成大商客，帶勃朗寧六枝，乘廣大輪船頭等艙，到廣州藏在西關第十鋪麗真映相店，安然無事。第二次光漢使用由星嘉坡帶來的領事護照，乘金山輪船，運大批枝彈進廣州。方抵埠，海關檢查員便查驗護照。那知那護照已經日久，摺痕已斷，檢查才將他展開，已經分為兩半。便對光漢說道：「這護照已經日久過期，不能作效，須得檢查。」光漢大窘。人急計生，光漢借着由頭，便嚷道：「你怎麼毀我的護照！我決不與你甘休！」

提拳便打。西人關員見了，忙走來詢問光漢就說：『檢查員無故毀了我的護照。』西員便由檢查員手中取了那破裂的護照，交還光漢道：『去，去！』光漢便押着行李——中藏械彈——欣然而去。上岸後先將行李寄在中西旅店，夜裏才運到西關麗真映相店裏。隨即在粵秀街軍械局附近，租了一棟大屋，鋪排着結婚形式，將他嫂嫂呂氏接來作爲主持家務者。女同志陳淑子、郭漢圖、周之貞、胡甯媛等，都作爲是親戚來幫喜事忙的。陸續將麗真存械，夾在嫁粧中運來。接着黃鶴鳴、杜鳳舉等，將顏料罐裝械運到，已是二十八晚上了。鶴鳴及女同志徐宗漢、卓覺華等徹夜開罐。又因開罐聲響恐怕有人聽見，走漏風聲，便派同志數人大吹大唱，掩住嚮聞。到了二十九日便或裝送禮，或裝會親拜客，或裝購物，將槍械炸彈分送至各機關。

那時因爲在南洋籌款，傳播消息，滿清偵探早有報告回國。粵督張鳴岐、水師提督李準，防營統領龍濟光等，晝夜防範，軍警川流不息的巡查，沿街增崗守望，形勢極爲嚴重。自溫生才刺殺孚琦，不幾日又拏獲吳鏡偷運炸彈，局面更形緊張。二十三日巡警道下令挨戶搜查，廣州已成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之恐慌時代。二十四日督署下令新軍第二標，准十四月初一日退伍。因此一日數謠：有說新軍盡是黨人，必反抗退伍的；有說總督知道耕軍都是黨人，所以要他退伍，恐怕防營與

新軍爲因繳槍開仗的；有說黨人已到了幾千人今夜起事的；甚至有說黨人已經在佛山集合的；種種不一，愈謠愈緊，衆黨人在這險惡環境中，依然運械造彈奔走傳呼與軍警之遑遑沒沒兩相對照。

克強到省後，見風聲太緊，便發電到香港道：『省城疫發，兒女勿回家。』（這是阻止同志勿到廣州來

的暗語）何克夫也派人到河南（廣州的河南）囑李雁南（即李羣）暫行解散各人，以避耳目。只囑

區阿東等幾個人聽候調遣。在省的同志，也有因異言異服（無辮子）立脚不牢，再回香港的。

漢民在港接着克強的電報，忙集在港同志商議。衆同志相顧失色。伯先道：『依我之見，有進

無退。省城防範縱然嚴厲，我們的潛勢力已經不少。即或觸發，只要人人拚命，各人盡職，不誤事機，沒有個失敗的道理。若一定要等敵人鬆防時才發難，那末，兩軍相對時就沒打仗的機會，何以兵家注意對壘時暗襲取勝咧？況且我們黨務擴張，往後虜廷官吏——奴才們——只有更加嚴緊防備的時候，我們等到那一天去咧？維持費已經將盡，初次約期已過，對於各地同志都已失信，再一延宕，等於解散；不獨信用掃地，再無法籌款，恐怕革命事業也就此中止了！』漢民等聽了，無言可說。祇等省城再有電來，再行決定。二十八日夜間忽接克強來電：『母病稍愈，速購通草來。』（這是要

黨人悉數動身前往的暗語。伯先便主張將在港的同志三百餘人和二百多枝槍一律帶往廣州，倘上岸時被檢查便在碼頭上打起來。漢民道：『這事却有困難。我們與省部沒有接頭，倘或打起來是不相聯絡沒個救應嗎？』便決定推石屏到廣州請展緩一日。一面派多數同志乘夜班輪船動身，其餘的候二十九日早班船前往。（因為同志皆無辦，故一批走，恐動人疑。）伯先、漢民，因認識的人多，便決二十九夜裏再動身。

省城方面，張鳴岐令調二營巡防營進城，派三哨人守住龍王廟高地。胡毅向克強道：『我們黨裏必有奸細混在裏面，——我所曉得的陳鏡波就是一個。——現在敵人既已嚴防，無從下手，還是改期的好。』陳炯明的代表宋玉琳首先贊成。姚雨平反對道：『事敗垂成，斷乎不可！難道我們革命是怕敵人防禦的嗎？只要給我五百枝槍，發給選鋒并補助新軍，我情願獨取廣州城！』克強道：『此時所有之槍共只七十多枝，顏料罐裏的全到也不過七百枝，那能有五百槍撥給你呢？』正說間李海雲派文成來報，說『新軍第二標的槍械被繳。』衆人聽得失去這個中堅戰團，直如澆了一盆冷水。克強憤然道：『所謂改期無異解散，何以對海外同志？我誓拚此身殺死李準，以謝僑外

同志各部可趕快退，免被搜捕。」於是各部退散去省的三百多人。

那知方才退散，喻雲紀、林時爽來向克強說道：「有個河南巡官是四川人，因為和雲紀是同鄉，向雲紀說：『四五日以前，便有搜查戶口的札飭，即日便要實行。』照此看來，一到搜查廣州的機關，實力準備等等一切都要犧牲，不但不能改期，不要提前實行才好。」克強因二人已具決心，便想再集三四十人攻總督署，殺張鳴岐。

陳炯明、姚雨平同報告克強道：「新由順德調來的三營人裏面，我們的同志極多，十個哨官，便有八個是同志。其餘二個，一個是反對的，一個是無可無不可的。現在正泊天字碼頭，就要乘機起事。我倆已經去商量過了，他們都已決心。哨官溫帶雄同志尤為激烈。」於是重又決定二十九日起事。

譚石屏率領宋教仁、何天民、熊克武，但懋辛及克強的長子一歐等多人到廣州，克強等已整裝待發。當時因發難時期屢改，同志退出廣州者甚多，乃將原定計畫十隊改為四路：

第一路 黃興攻兩廣總督署。

第二路 姚雨平攻小北門，佔飛來廟，并延新軍及巡防營入城。

第三路 陳炯明攻巡警道署。

第四路 胡毅以二十人守大南門。

趙聲所部雖到有數十人，因未到其代表宋健侯處報到，故未能獨當一面。

分派既定，便通告各機關：無論如何，准于二十九日午後五時三十分一齊起手進攻。克強抱定決死之心，便修書致鄧澤如云：——

澤如先生大鑒：

事冗，未獲時通音問，罪甚！罪甚！

本日起陳地，誓身先士卒，努力殺賊，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。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，雖細數亦有登記，當先寄呈公埠宣布，次荷屬，次南北美洲各埠，無論成敗，俾共曉然。此次之款，涓滴歸公。弟等不才，預備或有未周，用途卽因之不當，負吝殊深！所冀漢族有幸，一舉獲捷，否雖寸磔吾軀，亦不足以蔽罪，惟此心公明，足以對諸公耳。絕筆！弟黃興頓首。

又致諸同志絕命書云：——

事冗無暇通候，罪過！罪過！

本日馳赴陳地，誓身先士卒，努力殺賊！書此以當絕筆！卽頌籌安

弟黃興頓

——函末鈐有二小章：一曰「剷除世界一切障礙物之使者」；一曰「派此朝食」。前者陽

刊，後者陰刊，均篆文。

分派夜光錶及標識與選鋒隊員，并各着樹膠鞋，臂纏白布，以吹角爲號，一致進退。

二十九日早晨謝恩里二牌樓機關被巡警破獲，被捕黨員九人。克強知事機已迫，便傳令本隊出發。臨時分爲二支，一支由何克夫率領，攻督署正門；一支由杜時爽率領，攻督署衛隊；克強親自督隊。那時福建及華僑黨員趕到數十人，徐維揚所部花縣黨員也埋伏在城隍廟，四點鐘左右，克強聚集衆黨員慷慨陳辭，并聲明「救國保民」的軍紀，衆黨員勇氣百倍。當場發給每人，大餅一個，毛巾一方，洋一元，及槍械炸彈等，立時裝束。羅仲霍李文甫因部下前日得令退去，便隻身參加。朱執信本另有任務，視衆人出發，便拔出刀來割去一段長衫，踴躍加入。克強勸阻，執信便要拔刀自刺。克強無奈，便將物品發給。

譚石屏向克強道：「伯先未來，香港同志都要稍等，使他們都來作戰……」克強搶着說道：「老先生！再莫亂我軍心了！」石屏便將長衫一卸，道：「我也去！」克強道：「老先生！你年紀已

高，軍事戰鬥，非你所長；況且善後事宜，也要人辦，這是決死隊，老先生何必去！」石屏大叫道：「你們不怕死，難道我偏怕死？年少的能革命，年老的便不許革命麼？」克強無奈何，發兩枝槍給他。石屏接過，因為不知槍的構造，便先行撥弄；不料砰然一聲，一彈飛出。克強劈手將槍奪去道：「先生不行！不必擾亂吧！」石屏不服，還要摔炸彈；衆人力勸，方始不語。獨自捋着蒼白鬚鬚，浩然長嘆。

到得下午五時三十分，克強率領本隊舉義於廣州。由小東營進攻滿清兩廣總督衙門。林時爽，何克夫，劉梅卿，龐雄四人，將螺角鳴鳴吹起。衆黨員潮興雲起，吶喊直撲出來。途遇巡警，便開槍射死。克強領着巡奔督署，向衛隊喊道：「我們都是中國人，我們是爲中國人吐氣！你們也是中國人——都是同胞！贊成的請舉手！」衛隊不理，并調開隊伍。克強便發「衝鋒」口令，革命軍號角大鳴；槍彈齊發，吶喊殺進。衛隊管帶金振邦中彈而死，黨人奮勇攻入二門。二門前八個衛兵見了，即便逃去。兩廊及大堂上的衛隊，憑欄倚柱，發排槍轟擊。黨員杜鳳書黃鶴鳴中彈陣亡。克強見衛隊鏖戰，恐怕持久餒氣，囑準射去，一連打倒兩個。林時爽朱執信向右邊奮勇冲進，將衛隊退路截斷。衛隊既不得出，又不能退，便棄械請降，願爲引導。克強等進內四處搜查，除衣架上和地下有幾件滿清官衣帽子；桌上有幾個茶碗和一支還沒涼透的水煙袋外，空無一物；人影兒也不見一個。

原來張鳴岐早得報告，知道革命軍起事，即在日內。衙門內重要文卷以及私積印信、貴重物品均已運出；家眷也不住在衙裏。幕僚官親更是早就預備腳底擦油，所以只剩得一所空衙。二十九日早晨，巡警道解來九個黨人，鳴岐親自訊問一遍，沒得口供，便召集司道會議。陡然聽得黨人起事，也就顧不得什麼上司下屬，抱頭亂竄。幸而有個當差的一名叫高陞，一把拉了鳴岐，脫下冠服，打從後面園裏推開狗竇，鑽將出去。衆司道也由跟着由狗竇中魚貫鑽出一齊奔往水師行臺——李準衙門——裏躲避。——故而革命軍只攻了一個空衙。

克強在督署上房裏尋着一匣火柴，取些引火之物，擱在床上，放起火來。見火勢已大，方才出來查點，同志已死了六人。便率領全部要去攻水師行臺。方至東轅門，便遇着李準帶着親兵衛隊來救，迎頭衝來。林時爽記得趙伯先曾言「水師中同志很多」，見來的都是水師服裝，便高叫道：「我們都是漢人，應當同心戮力，共滅韃虜，恢復漢族山河！不用打！不用……」言未畢，李準一槍射來，正中時爽前腦，倒地陣亡。水師衛隊隨卽施放排槍，克強當先領衆迎敵。不一刻，劉元棟、林尹民、

相繼陣亡，同志紛紛倒地。克強右手中彈，小指無名指均斷。知勢力不敵，便率方聲洞、朱執信、羅仲霍、何克夫、李子奎等，轉向大南門去迎會防營。讓李準去佔督署。聲洞與克強持槍當先，方至雙門底頂頭，看見防營數百人整隊到來。聲洞見無臂號，恐又同時爽一般吃虧，便瞄定當頭一個軍官拍的一彈將他打死。

那軍官正是防營哨官溫帶雄，是同志中之最熱心者；部下多數是黨人。那日本約定城內起事，借拱衛之名，開往水師行臺，去擒李準。因為怕進城及提署阻難，故約定先不帶符號，俟捉着李準，佔得行臺後，再換章制。恰值李準派人持令來調，帶雄大笑道：『天授機緣！時不可失！』便將來人扣住，開進城來。不料被方聲洞誤會打死。

副哨陳輔臣——也是黨員——見帶雄被打死，心想黨人一定有變，便傳令還擊。一陣排槍，聲洞便於其中喪命。克強領衆猛擊，防營不支，輔臣逃入方言學堂，兵士紛散。黨員亦被打得七零八落。克強且戰且走，直到四顧無人，方才撞破一間洋貨店門板入內，持槍暗俟經過的防營兵士，先後被他又打死七八個。——這是黨人誤會自相殘殺的一幕慘劇，也是這回——三月二十九日——革命的最大的損失，失敗原因之一！其原因就是這次『各部不相問』所釀成的。

第六十二回 血染襟裳歡成連理 魂歸碧落恨賁黃泉

何克夫、李奎和鄭坤三人，原隨克強出大南門到衛邊街，便已衝散。三人便由觀蓮街出流水井。正走處，頂頭遇廣中協何品璋，子奎瞄準一槍，將何品璋打下馬來。三人來到寺前街，忽遇防營兵士一哨。來兵看見三人，便發排槍轟擊。三人伏地放槍抵敵。不一會，子奎中彈，克夫和鄭坤便護着子奎，從斜刺裏冲出大南門。子奎仍奮勇忘痛，且戰且走。直到高第街，因彈已貫腸，血流遍地，倒地而死。

喻雲紀（即喻培崙——亦作『培倫』——熊克武，但懋辛，余濟堂，陳更新，羅允等一隊的任務是攻督練公所，堵截觀音山龍王廟之防營，以助攻督署的第一隊的。五點三十分，蓮塘街吳公館（機關）整隊出發，沿途將站崗軍警槍殺，冲出蓮塘街口，即與防營相遇。這一隊陸軍學生最多，作戰也特別勇敢有方。正門裏第一隊劉梅卿等一支黨員加入工作，各黨員更勇氣百倍。直將防營冲得七零八落，死亡無數。全隊冲到大石街，遇水師營隊伍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大眾拚命快放，打死不少的水師弁卒。終以水師兵愈來愈多，黨人援絕，鏖戰到夜九時，支持不住，才且戰且走，轉

到小石街馬侶中彈喪命，饒國樑因不識街道，誤走岐路，被清兵捉住。全隊黨人奮勇冲出小北門，遇着旗兵和警察又混戰一場，時已深夜，便奔虹橋與駐守的旗兵大戰兩點鐘，直到子彈罄盡，槍枝亦有因強熱炸桿的，方才分途各散。

克強派往小北門接應新軍的徐維揚所率花縣黨員一隊，也依時出發。方整隊走出，即遇敵人分頭攻來。維揚便將全隊分爲兩支：徐滿凌一支由洛城街迎拒觀音山來的敵人；維揚自率一支由司後街迎敵水師隊伍。滿凌一支行到德宣街口便遇着敵人，開始巷戰時黨員江繼復大呼「殺賊！殺賊！不拚命，不配做革命黨！」奮不顧身，直冲過去，拔出短刀右手發槍，左手揮刀，殺死三個清兵，射死一個哨官。怎奈彈如雨下，遂令勇士成仁！清兵見黨人勇猛異常，便佔住觀音山居高臨下，轉攻爲守。滿凌等仰攻多時，不能取勝，便變計由蓮塘街轉大石街機關部，會同黃紀彭等，攀登屋上，向山上射擊。怎奈只能互擊，不能突攻，便又下屋擬覓路包抄到山後襲攻。滿凌等都是初次到省，路途生疏，便要比較稍爲熟悉的黃紀彭領導。那時已是夜間，黨員手無燈火，行動更困難。紀彭當先，捉住一個更夫，便要他引路。那知更夫不往北面反走南面，引到倉邊街，突然遇着巡的防營兵士，約有兩哨人光景，衆黨人且戰且走。恰值第一隊李德山等二十餘人，由督署退出，混

合一處迎戰。防營不捨，跟蹤追擊到小北門高陽里口。頂頭又來一隊防營。衆黨人前後受敵，便冲入源盛米店；一面拒戰，一面移米包作防禦壘，與清兵死戰。一日夜尙未解決。張鳴岐便下令燒街，防營趁勢縱火搶劫。衆黨人三面被圍，況且火勢猛烈，子彈將盡，方由米店後面散去。計陣亡的，徐耀成，徐培添，徐日培等受傷的，徐容九（移回家傷重身故）被擒的，李德山，徐滿凌。逃出的已不能成軍。徐茂均，徐茂振，徐茂燎，徐金鑪等四人，行至三牌樓，又被清兵圍捕。四人發槍拒捕，一晝夜，以米潄水充腹。茂燎中彈死，三人彈絕，方縋檐走脫。

維揚領一支黨員到司後街應敵。水師兵正由新豐街，正南街紛紛前來。黨員徐允潛，徐佩旒當先，陳鎮廬，徐滿樞在後；一齊冲去，手槍炸彈齊放。允潛鎮廬，自己被炸彈受傷，也顧不得痛苦，直撲過去，陷入敵陣。衆黨員見狀，吶喊一聲，一齊冲入敵陣，掣出炸彈亂擲。水師兵抵敵不住，退守水師行臺。維揚指揮衆黨員轉小東營，由都府街錦榮街二牌樓圍攻。水師兵奔傷亡遍地，黨員更精神百倍，彈如飛蝗，看看將近成功，陡然開到一標人馬，打着巡防營旗號，從黨人後面圍攻。黨人於是維揚等反被包圍。水師兵見援軍來到，抖擻精神，突出再戰。陳鎮廬，陳洪基，徐振益，徐紀垣，徐滿樞等五人被擒。（後由家庭以金錢運動釋出）恰遇李文甫等十餘人，退到都府街，見同志被圍，

便冲鋒相救。維揚率衆夾擊，突去防營包圍，與文甫等會合。便齊奔飛來廟想奪取軍械庫。來到庫前，守衛的清兵早有準備。雙方激戰兩點多鐘，陣傷黨人；徐佩旒，徐葆生，徐松根，徐廉輝，徐懷波，徐昭良，徐應安等七人。李文甫率數人由北校場向東去，被巡兵捉獲。維揚領十餘人由三元里逃去，囑咐徐懷德等七人，送受傷的同志回里。自己率六人由城西往高唐車站，遇着清兵，此時彈盡人疲，是不能再戰，便將槍丟向水中。不料被清兵望見，遂被捕。

朱執信，歐陽振，王俊國，嚴驥等；都受傷逃脫。陳潮在仙湖街始平書院被軍警圍捕，從內擲出炸彈打死六人，自己也殉身其中。

轟轟烈烈的革命黨員大流血革命就此失敗！僅成功了『三月廿九』一個歷史紀念名辭和黃花岡『塵埋碧血草盡紅心』的一壞黃土！——但是這一次的大犧牲與革命成功及民衆革命的認識和參加，以及世界被壓迫民族民衆的醒悟，都有絕大的影響！

至于失敗的原因，固然極其複雜，而胡毅，陳炯明之臨機誤事，也無可辭責。朱執信事後，致友人書，曾暢言其故，錄之如下，以見陳炯明之爲黨中罪人，固不自廣州謀叛始然。朱書云：——